

香室（gandhakutī）考

/ 呂麗華

一、研究目的

佛陀雖提倡厭、離欲、滅盡的精神，不反對大迦葉等無事比丘於樹下露宿、住於阿蘭若等頭陀行，但是佛陀住世時尚有其他勤修三學的出家弟子，如舍利弗、阿難、富樓那等和佛陀一樣，「一切隨緣，不貪求好的，但遇到好的供養品，也不拒絕。」雖然來者不拒，也不會強索或奢求。

由於 John S. Strong 曾於 “Gandhakuti : The Perfumed Chamber of the Buddha” 一文中藉著 “gandhakuti” 的觀念，略微詮釋佛殿種種供養之形成、早期淨土信仰與佛刹的教義、金剛乘宇宙觀的萌芽，甚或佛座的觀念以及曼達拉噶（mandalaka）的種種聯想。從 Strong 氏的研究之後，“gandhakuti” 仍乏人間津，所以相關研究頗為少見。筆者對於佛陀個人的專有住處名為 “gandhakuti” 深感好奇，藉撰寫本篇論文來了解佛陀住於 gandhakuti 的因緣，進而探討 “gandhakuti” 是否代表某種特殊的意義。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雖然研究的主題與佛陀的住處相關，但印度人本不重視以文字記載歷史，既然佛陀時代的實錄性文獻幾乎沒有，而西元五世紀以後，中國祖師所著的實錄性文獻又不能確然代表佛陀所處時空的見聞。因此，本文以 “gandhakuti” 的漢譯語詞為範圍，求諸流傳於世的經、律、論等佛教文獻，依循語言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注釋學、翻譯學、文字學、史料學等等筆者在校薰習過的些微研究

方法，配合梵語、巴利語、藏語、英語、日語等一或二手資料，試著推尋佛陀所住的 gandhakuti。

三、篇章架構及內容簡述

在〈釋義篇〉中藉由漢譯佛典音義詞書所述，及其他外文詞書所載，先分析“gandhakuti”的語義。以當代常見的“gandhakuti”之對譯漢語「香室」為切入點，透過詞書中的記載及藏經中的引文來分析。漢文佛典出現「香室」的四筆文獻裏，《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中的「香室」是佛的名稱，不是指佛陀的住處，而《大方等大集經·月藏分·建立塔寺品》中的「香室」並未特指佛陀專有的住處，而是指稱牟尼諸仙之依止處。至於《佛說佛名經·大乘蓮華寶達問答報應沙門經》乃屬偽妄經，又漢譯《漸備一切智德經·金剛藏問菩薩住品》中的「香室」並非對應於“gandhakuti”。

筆者藉由 Ryuko Kondo 及 P. L. Vaidya 編校的兩種梵文版本，再輔以 John Brough 著的 *The Gandhari Dharmapad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探討五種漢譯本中出現的相關譯語，推斷彼此間的差異可能出於竺法護所持傳本用的是“agara”或“agara”，不同於其他四譯家所持傳本用的是“akara”。根據經錄史料所載，竺法護譯出的《漸備一切智德經》取自胡本，鳩摩羅什譯的《十住經》出於梵本，佛陀跋陀羅的《六十華嚴》譯自支法領取於于闐的梵本，實叉難陀所譯的《八十華嚴》亦取自于闐的梵本，尸羅達摩據以譯《十地經》的梵本，乃法界（沙門悟空之本名）取於中天竺國。由於佛典傳布之過程曠遠久遠，難以覓其濫觴。謹統合文中論述的資料，或可推斷“akara”與“agara”的流行，是印度語言流傳、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現象，並不是那幾位深具實力的譯家譯對或譯錯的問題。竺法護翻譯的佛經，所根據的傳本不太可能是梵語的，或許因而會有一些出入。

接著探討「香室」的同義詞，分爲兩大部份：一類爲對應於“gandhakuti”者，一類爲非對應於“gandhakuti”者。歸屬於前者之一的「佛堂」在《梵語雜名·佛堂》中載爲：「設怛縛^{二合}矩里 在茲乃共」，其對音卻異於“gandhakuti”，筆者以爲是「在」與「丫」字形累似所誤，或許應爲「丫茲乃共」此點尙祈學界先進指正。

筆者檢索漢譯佛典中，關於佛陀住處的譯詞，得知義淨以前的譯者未用「香室」、「香殿」，而以「佛殿」、「佛堂」、「淨室」、「神室」等來指稱佛陀的住處。直到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時，才將“gandhakuti”音譯爲「健陀俱胝」，並作了一番查考整合的功夫，使「香殿」指向於佛陀的專有住處。然而梵文的譬喻經（*Avadanas*）中所提到的香殿，就不太強調是精舍裏佛陀專有的住處，或許可稱之爲「禮敬供養佛陀處」（cultic abode）。也許在佛陀時代尙無“gandhakuti”的稱呼，透過一些講故事般傳授講解的傳本，由後人口述流傳，經編輯而入錄。Sukumar Dutt 曾於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中述及：「口傳的經文直到西元前或西元後一世紀才被筆錄下來，經文內容經由口授來傳承，並且使得傳誦者成爲僧團中具有機能的重要階層。」或許是敬仰佛陀之故，將佛陀所住的地方，特別給予一個專有的名稱，於是“gandhakuti”被口口相授傳開來。

因在覺音論師撰的《長部》注釋書（*Sumangalavilasini*）中曾提及在家信眾帶著香花、香料等供養品來到 gandhakuti 禮敬佛陀。不論是 Eugene Burnouf、Harry Campbell Norman、Monier Monier-Williams 抑或 John S. Strong 皆認同「任何地方或房舍，凡佛陀一時居住過者皆稱爲“gandhakuti”，這或許來自那裏面常發現有清香供養品的香味之故。」又義淨所謂的「不可親觸尊顏」者，語句裏暗示著佛陀已般涅槃了，人們已不可能親觸、尊仰佛陀的容顏。至於留在世間的佛陀原有住處，仍稱之爲“gandhakuti”，代表對佛陀的崇敬。於是“gandhakuti”被那些談到佛陀住處的傳本延用下來。又 *Avadanawataka* · 94 中那爲人所知的梨軍支比丘（Lekubcika）受僧團正式指派爲 gandhakuti 的專任打掃者。不僅如此，負責維持

gandhakuti 清潔的執事者，特稱為“gandhakuti-bharika”。可見 gandhakuti 在史上某一段時空中是確然存在的，當時已有“gandhakuti-bharika”的執事名稱。又根據義淨撰的寄歸并那爛陀寺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所載根本香殿是指那爛陀寺西門外南畔，昔時世尊夏安居三月之處，更是提供了香殿確切存在的證據。

從論文中整理出來的資料，筆者推論義淨以前的漢譯者不用「香室」來指稱佛陀所住的地方，或許是「香室」易令人聯想到中國文人形容青年女子內室的「香閨」、「香房」、「香閣」等語詞，所以自昔以來的佛典譯家皆避俗艷而就清淨。然而並未因此而失卻經文本懷，同時賦有佛法意旨。漢譯語詞的「香殿」與可直指佛教源泉——正覺者金剛座的藏譯語詞“”，兩者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下，呈現不同風貌的因應，頗具異曲同工之妙。

後續的〈香供篇〉探討佛陀的專有住處名為「香殿」的意涵以及香殿來自供養佛陀香、花的因緣，進而論述香、花供養之功德與旨趣。權藉《雜寶藏經》中數個經例介紹香花供的功德，另外也試著詮釋律中的戒條著重在不取用配戴的宗旨，並未要求持守「不得接受供養香華、瓔珞、香油」的戒律。筆者嘗試以經解經的方式，探討香離、味離與心縛的根本含義，推知香離、味離仍跳不出心縛的羈索，唯有離「縛」而不「執著」離，才能相應於佛陀入世渡人的本懷。佛陀因材施教，對聲聞乘談「離」；對菩薩乘說「不離」，闡述離與不離皆不外於佛陀救渡一切眾生的悲智雙運。權藉香花供養，以修持悲、智萬行，開敷覺花，莊嚴佛菩提樹，如此有助於長養菩提心，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人類學和其他學者過去常論議：禮敬用的供養品是否就代表真正的「禮敬」佛陀，而理論上佛陀已般涅槃了？或者認為那根本不是崇敬禮拜，僅不過是表示尊重的一種象徵，用來追緬已逝的人類導師罷了。如此說來，是不是把今日佛教徒用香花等敬拜佛陀，視為等同時下可見的親友於亡者靈前獻花，藉以表達哀思的儀禮？Strong 氏談及很少人注意到供養的行為在布施的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佛像前或供壇上的供養品如何擺置是值得注意的。僅為了供養而供養的

話，以供養品爲代表的信仰度，遠不及出自精神上，發自內心之虔誠歸依來安置供養品所表達的信仰度。

基於香室與佛塔、支提不無關聯，藉〈禮敬篇〉略述律中記載的「塔法」、「枝提法」以及造佛塔的功德。進而發現當今學界普遍依止的觀念：「從『佛法』而發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動力，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是否可代表學界首肯的理念，或許要透過田野調查，才能得出較確切的數據。筆者淺見：既然安以「主要的動力」，若出自揣臆，必難服眾望，多一分慎思明辨、闡微抉祕、索隱探微的功夫，愈能提出紮實且顛撲不破的證據。如果把「永恆懷念」轉換爲「崇敬、歸依」，對後續佛法的發展，也許更能彰顯出「主要動力」的效能，也較容易探尋詮釋的空間。

此一學術思想正方興未艾，透過不同的角度，尙有極深、廣的探究空間。學界對其後續的發展，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譬如「佛在」的觀念，見之於 Malcolm David Eckel 的著作 *To See the Buddha : A Philosopher's Quest for the Meaning of Emptiness*。

只要香殿的觀念有助於闡明佛教中許多的後續發展和描述佛教種種模式的不同態勢，它就值得研究與探討，藉此也可活化佛法的義涵。

四、後記

本篇論文根據口試時三位評審老師的指教與建議修改而成，筆者整合三位評審老師的寶貴意見後，使得〈釋義篇〉的內容豐富不少，〈香供篇〉也增加了 John S. Strong 著 *The Legend and Cult of Upagupta Sanskrit Buddhism in North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的部份相關內容。由於修改期限短促，加上筆者學養、智力淺薄，疏漏不周之處定然存在，尙請讀者大德海涵。至於筆者提出《翻梵語》的作者到底是誰的看法，與目前學界所持之論稍異，祈請前輩大德不吝指正。

藉此機緣感謝批閱本篇論文的萬金川老師、劉國威老師及指導筆者撰述論文的高明道老師。口試時三位評審老師關照、鼓勵有加，實令筆者銘記在心。同時感謝校方多年來的支持與愛護——不論是進德修業抑或生活起居，在在提供最理想情境，令身、心安住，無雜事煩擾。以筆者膚淺的學養與智力，短暫的修學實難悠遊藏海撈針。浮沉數載，自覺一無所獲，隨喜樂見學有所成者順達彼岸。

此篇論文尚有許多發展的空間，由「香室」的觀念，還可融攝到「曼達拉噶」以及「佛在」的觀念等等，都是筆者想一窺堂奧的有趣主題，礙於修業年限的規定，僅能就此結稿，來日若有機會再續此因緣。

